

大别山革命老区突围路径

“造血式”扶贫+龙头城市带动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区域及各市2014年GDP

信阳、驻马店、黄冈、随州、六安与安庆等市人口规模均在700万左右,GDP则集中在1000亿~2000亿元。从2014年GDP“成绩单”来看,大别山区的地市均表现出“基数小,增速快”的特征。



核心提示:“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中扭转战局的一次著名战役,让大别山成为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而今,提及大别山区,除了昔日的那场战役和革命老区的“光环”,外界对其更深的印象是“贫穷落后”。为此,当地官员和学者一直呼吁国家出台大别山革命老区(以下简称大别山区)振兴计划。日前,被视为提振经济“强心针”的《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终获批复。

大别山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是什么?随着《规划》获批,区域内各地市将如何突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对此进行了调查。

发展:

谁能执区域牛耳?

在《规划》中,大别山区被定位为“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粮食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淮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通过上述定位可以看出,大别山区将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粮食生产保障、重点生态工程和旅游方面发力。

郑先明称:“大别山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在于城镇化、产业方面落后于全国。《规划》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强调龙头城市突围,这与以往政策有很大不同。”

《规划》还明确了大别山区未来5年发展目标。到2020年,大别山区三产比重变为12:48:40,即农业下降5个百分点,服务业上升5个百分点。

为实现上述区域定位与发展目标,《规划》在空间布局方面明确,重点培育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被列入核心发展区域的黄冈、信阳、六安龙头地位明显。《规划》称,将拉伸三地优势产业,打造黄冈临港经济带、六安工业走廊和信阳宁西工业经济走廊,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增长极。

作为大别山区腹地城市,黄冈、信阳、六安三地同被列入核心区域龙头城市,未来合作与竞争自然不可避免。那么,谁能执大别山区龙头城市之牛耳?《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比较发现,黄冈人口较多,工业发展受限较大,但有临江的区位优势,且确定为湖北沿江重要增长极。此外,黄冈被定位为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而旅游产业在《规划》中也被重点提及,按照《规划》,到2020年,大别山区旅游收入将增加1300亿元。

依靠河南“集聚区”的战略规划,信阳在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产业基地等方面有较强的实力。其装备制造等工业的驱动力在《规划》中也被重要提及。

六安则有其他两地不具备的矿产资源。当地官员指出,六安矿产资源目前开采有限,但发展后劲较足。此外,六安在茶叶等农副产品加工领域的创新模式较领先。

徐振宇认为:“三地处于大别山腹地,周围贫困区域多,《规划》的意图在于以这些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带动其他更小的城镇兴起。”

除上述三市外,《规划》还提出加快发展随(州)孝(感)武(汉)、驻(马)南(阳)和安庆三大组团,依照各地区区位优势与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

(据《每日经济新闻》)

现状:人均产值仅为全国一半

尽管大别山区所在的城市均位于鄂、豫、皖省会城市之间,是武汉城市圈、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的联接地带,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但长期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一直以“被扶贫”“吃财政饭”的面目示人。

上述《规划》对大别山区境况表述为:大别山片区涵盖36县,其中有29个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而非扶贫县、区的经济发展也不见得好,以2014年经济数据计算,大别山区面积为鄂、豫、皖三地的22%,人口占三地的19%,GDP却只占13%,2014年大别山区人均产值仅为全国的一半。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信阳、驻马店、黄冈、随州、六安与安庆等市人口规模均在700万左右,GDP则集中在1000亿~2000亿元。从2014

年GDP“成绩单”来看,大别山区的地市均表现出“基数小,增速快”的特征。

信阳市发改委主任郑先明称:“尽管信阳、黄冈、六安和驻马店等地经济增速近年来一直位居所在省份前列,但因基数小,对经济实际拉动力较小。”负责黄冈《规划》对接工作的黄冈市发改委纪检组长曾晓东指出,近年来,大别山区与陕甘宁、赣南、左右江等老区的距离越大越大。

经济发展滞后与交通状况不无关系。当地官员称,目前大别山区各市内联通的路网结构尚未全面形成。以黄冈为例,主城区临江而立,水运便利,陆上交通在湖北仅次于武汉。但市区之外的县区、乡镇交通建设十分滞后。

此外,连接大别山区不同省份之间的交通依然屏障重重。比如从信阳到黄冈乘高铁,还需在武汉换乘。当地

官员普遍认为,大别山独特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省份之间存在交通阻隔。

对于大别山区滞后的经济状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三省政协委员曾联名建议从国家战略来考虑大别山区的振兴,呼吁出台《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实际上,国家层面向来重视对大别山区的扶持。研究该区域经济多年的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徐振宇告诉记者,此前国家战略对大别山区的覆盖并不少。“以安徽为例,中原经济区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加上已有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区域战略在安徽已实现全覆盖。”但问题是一些政策悬空了,由于很多政策措施都比较宏观,对大别山区经济提振作用有限。

突围:老区振兴由“输血”变“造血”

大别山区地处周边三大经济区的结合部,但当地一位发改委人士称,实际上该区域一直远离发展重心,外部牵引力不足。国家发改委亦在《规划》中称,大别山区产业特色突出,但工业水平落后。

曾晓东认为,“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和库区的定位,注定大别山区无法大力发展重工业。”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粮油和特色农产品是大别山区主导产业。黄冈、信阳、六安、驻马店等地均为中原乃至国内主要产粮区。郑先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大别山区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所以不能弱化粮食生产。”

除粮食外,茶叶是大别山区最主要的产出品。作为国内茶叶集中种植区,信阳、黄冈茶园面积分居国内地级市第二、第四。然而,大别山区一直存在“有茶无名、有茶无市、有茶无利”的尴尬,茶产业的处境最能体现该区域

农产品产业链方面的短板。

信阳市茶产业办公室一名负责人称:“大别山茶茶叶种靠手工,加工工艺落后,品牌建设跟不上,缺少专业营销人员,每个环节都很滞后。”与福建安溪和浙江杭州相比,大别山区茶产业小而散,缺乏龙头企业。

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信阳种茶面积约为安溪的3倍,但80亿元涉茶产出仅为安溪的2/3。当地农业部门和茶产业办公室人士称,大别山区板栗、花生等地标性农副产品,均存在产业链条短、品牌建设跟不上的问题。

在工业方面,大别山区食品、建材、化工、医药和机械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三产比重为17:48:35。曾晓东称:“尽管工业比重近半,但整体工业化水平不高,链条短,市场竞争力较弱。”

为此,《规划》勾勒出了大别山区的“造血”版图。首先,《规划》明确将创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贫的大环境,优先安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规划。

实际上,据信阳、黄冈等地发改委官员透露,当地在《规划》获批之前,已经先行一步,递交了拟推行的项目。

在资金补贴方面,《规划》也一改此前直接贴资方式,而是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特殊政策。

更为完善的投融资机制,也为大别山区“造血”提供了“干细胞”。《规划》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宽城建融资渠道,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投资和运营。此外,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并购重组、发行债券,鼓励县域内各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黄冈市近期发布的一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称,黄冈已启动湖北首家市州金融创新平台——大别山金融工程,以推进政府、企业、金融等机构间的合作。